獨笑齋金石攷略

獨笑齋金石攷略卷弟二

長沙鄭業斆

漢

魯相史晨饗孔廟碑

陳香泉云褒字文禮與孔融爭死者立碑之歲距其父宙之卒方七年則褒年尚少案褒爲宙之元子其年必長於孔謙謙卒於永興二年年已三十有四則褒此時必五十餘矣何謂少乎碑有桐車馬於瀆上語香泉謂桐車馬者以桐木爲車馬錢竹汀引漢書

禮樂志桐生茂豫訓桐爲通其義似長又廣陵厲王胥傳毋桐好逸師古曰桐音通亦一證也

生曰名死曰諱禮也碑首云史君諱晨以名爲諱殊爲乖謬然漢碑多有之漢書宣帝紀詔曰天子之名難知而易諱也其更諱詢是當時詔令亦涵名諱爲一槩怪乎碑刻相沿如此矣

竹邑侯相張壽碑

是碑僅存半段其中復多殘缺可識者才一百八十餘字碑云建甯元年五月辛酉卒後漢帝紀是年五

月丁未朔則壽卒於望日也朱竹垞跋云竹邑侯者彭城靖王恭之子阿奴明帝永初六年封見熊方後漢書同姓諸王年表案明見范史彭城靖王傳葢郎熊方所本竹垞必舍此而據彼何邪

衛尉卿衡方碑

萃編載朱文藻校定隸釋云碑云建甯元年二月五日癸丑卒二月當是三月之譌據沛相楊統亦以是年三月癸丑卒及下文云其年九月十七日辛酉葬合計小盡逆推三月辛酉日當是十二日正與五日

癸丑合是又一證也案朱說殊謬是歲三月置閏後漢帝紀及通鑑目錄明著之朱氏特爲推算竟不知此而轉議碑誤是大可怪也但楊統當卒於閏三月若前三月斷無癸丑日其不言閏者漢碑之例如此如校官碑造於光和四年十月己丑朔攷是年十月爲庚申朔己丑朔乃閏十月是其證矣

碑以禕隋爲委蛇隸釋謂出韓詩內傳吳山夫云內傳久不傳未知洪氏何據釋文引韓詩但作逶迤案王深甯詩攷亦引韓詩作禕隋與洪說合自非無據

又說文禕字下引爾雅禕禕積積徐鍇謂爾雅無此文孫淵如以爲即釋訓之委委蛇蛇亦即此碑之禕隋二字是也

湄于長夏承碑

太傅胡公者胡廣也廣以建寧元年九月爲太傅承以三年六月卒碑所云旌招俯就之時當即元二兩年中矣廣傳云其所辟命皆天下名士是承亦必非錄錄無可見者

漢時太尉司徒司空爲三府或稱五府者幷太傅大

將軍也然太傅唯帝即位置之大將軍亦不常置如
質帝紀四府掾屬則謂大將軍太尉司徒司空也虞
詡傳四府九卿則謂太傅太尉司徒司空也建寧初
胡廣代陳蕃爲太傅大將軍無其人焉碑所云四府
歸高者三府及太傅府爾
朽㱙同說文㱙腐也許久切或从木月令其臭朽鄭
注朽亦作㱙山海經大荒之中有山名㱙塗注㱙音
朽是也汪氏古石琚玕引洪容齋語謂㱙音寡非朽
字謬甚

武都太守李翕西狹頌

碑云有阿鄭之化阿鄭謂晏子子產也晏子守東阿子產相鄭皆以政治稱范史胡廣傳鄭阿之政非必章奏

博陵太守孔彪碑

碑云遵王之素用洪範語而借素爲路也如孔宙碑於卞時雍以卞爲變白石神君碑地無鱻陽以鱻爲愆徙以音近隨意借用漢碑每如此山左金石志楷段氏尚書撰異未及采此不知此等安可以證經邪

王鳳喈蛾術編博陵郡係桓帝時暫置未久卽廢魏晉以下乃復置之案後漢獻帝紀建安十八年徙趙王珪爲博陵王趙孝王良傳珪徙封博陵王立九年魏初以爲崇德侯是終漢之世博陵未嘗廢王氏殆以不見於續漢郡國志因肊爲此說不知續志所載以孝順爲斷此延熹中分置例固不載也又碑陰載博陵所領爲博陵安平安國高陽南深澤五縣攷晉史地理志博陵所屬有南陽縣而高陽則別置高陽國然則晉時郡雖仍其舊而已稍有變置矣亦不得

謂晉即同平漢也

南深澤故涿郡地續漢志作南深國蓋傳刻之譌李吉甫元和郡縣志定州深澤縣本漢南深澤以涿郡有深澤故加南字以別之據此則加南者當爲中山之深澤矣然檢前漢志中山深澤茲無南字而南深澤則屬涿郡於碑爲合碑刻於漢時不應有誤正當援碑以訂李書之誤耳

李翕析里橋郙閣頌

養新錄云趙崡石墨鐫華謂是蔡邕書特以字體與

夏承碑相似妄意之耳案趙云此碑相傳爲蔡邕書馬伯循信之終未的然是子函亦疑非出中郎手錢氏爲妄語矣趙又云李君諱翕板本皆作李會或傳寫之誤此葢指集古錄然集古錄之誤曾南豐集中已言之其誤實出於歐公也

野客叢書郙閣頌柔遠而邇而字洪氏無釋乃卽能字用書柔遠能邇文也今案碑中並無此文不知何以云然豈其誤記他碑邪

執金吾丞武榮碑

碑辭云內幹三署後漢和帝紀注引漢官儀曰三署郎謂五官署也左右署也郡國舉孝廉以補三署郎年五十以上屬五官其次分左右凡有中郎議郎侍郎郎中四等案舉孝廉年方三十六則所分必左右署矣碑中又有郎中字當即所補之官𡘜世作亦世乃古今字詩亦服爾耕箋大也正義亦奕義通

司隸校尉楊淮表記

隸續元孫猶元士然以元為美稱也金石錄補淮稱弼為從弟以其祖視之俱為諸子之長孫非美稱也

至悼穎伯蚤卒故稱元弟以美之案此說殊遷就夫謂之長者正以別於非長者也弼既爲弟應獨長淮安得淮長而弼亦長乎且元孫則爲長稱元弟則爲美辭同一文而前後輒殊其義亦必不然是不如仍從洪說尚不至窒礙不通也

趙一清水經注釋晉書云山簡與譙郡嵇紹沛郡劉謨宏農楊淮齊名卽劉中晚出碑其人也案此碑紹興中方出歐趙所未見故隸續謂爲晚出碑然趙以淮卽晉書之楊淮則殊失攷據碑云不幸早隕國喪

名臣是淮已死矣何得與簡齊名且由漢歷魏而至晉時代懸絕縱令彼時未死亦斷無尚存之理簡傳所云自别是一人趙氏絕不考索遽混而一之殆如寱語

司隸校尉魯峻碑

碑云博覽羣書無物不栞案甄古有栞音故借栞爲甄也甄明也楊震碑博學甄微曹全碑甄極毖緯皆與此文意正同如九山栞旅關毋石闕銘作甄旅是其明證隸釋釋栞爲看顧南原又謂即栞旅栞木之栞所謂楚失而齊亦未爲得也

碑謂峻延熹中爲司空王暢所舉案暢字叔茂名在八俊仲宣祖也後漢帝紀建甯元年四月以長樂衛尉王暢爲司空八月免是延熹時暢猶未爲司空碑舉其最後之官耳

是碑金石史節錄其文然多舛誤如云峻字仲嚴碑實作仲巖古人名字義取相應故名峻字巖非嚴也治嚴氏春秋碑作顏氏案魯人眭孟以公羊春秋授嚴彭祖及顏安樂故後漢公羊有嚴氏顏氏之學郭錄作嚴說屬之彭祖矣辟司徒司空府碑止云辟司

徒府不云司空郭殆因爲司空王暢所舉之文而誤不知舉非辟也于商等二百三十人碑及碑陰千商名兩見並作千不作于二百三十人碑作三百廿人凡此皆與碑刺謬者亦可見著錄之不盡足憑矣

閬熹長韓仁銘

司隸校尉初置時葢寬饒王章鮑宣以風節著京師爲之政清可謂賢已今觀此銘韓仁一縣長耳司隸生則表之於朝卒則祭之於墓其勤勤風勸良吏之意尤非專事搏擊者可比乃銘中不著其名今遂無

從攷索可惜也銘有數字結體稍別吳山夫論之已詳又牢作窂史晨碑祠孔子以太窂華嶽頌叡智之所窂籠並與此同廣韻窂同牢閑養牛馬圈也是牢字固有此體矣

豫州從事尹宙碑

碑云支判流僊僊卽遷字釋名仙遷也漢書王莽傳昔符命文立安爲新遷王臨國洛陽爲統義王又云伏念紫閣圖文太一黃帝皆得瑞以遷後世褒主當登終南山所謂新遷王者乃太一新遷之後也統義

陽王乃用五統以禮義登陽上遷之後也皆以遷爲僊可知二字古文通用金石文字記錄作僊翁覃溪論其誤葢漢隸辵多作彳亭林疑此字亦从辵省不知其左旁實作亻也

校官潘乾碑

碑云禽姦戔猾洪文惠謂戔爲刻去其刀案當即殘字周易東帛戔戔注引子夏易傳作殘殘攷工記鮑人注或者讀爲豬羊戔之戔釋文戔馬融音淺干寶爲殘此皆戔可通殘之證其曰殘猾者猶周禮放弑

其君則殘之逸禮王霸記殘滅其爲惡也執訊獲首
借首爲醜以音近故
白石神君碑
詩終焉允臧此碑焉作然與唐石經同養新錄云元
雙湖胡氏詩傳附錄纂疏尙作然然則作焉者明以
來傳刻之誤也又肅雝顯相碑與皇忘香粮相協爲
韻則作平聲使用亦與釋文音息亮反者異讀
兩漢金石記公羊傳山川有能潤于百里者天子秩
而祭之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徧雨乎天下

者惟太山爾據此傳初無雲字唐人類書乃加雲字
誤也觀是碑上言幽讚長育下言澍雨沾洽信知公
羊二語之不指雲矣案文選江賦注引之亦有雲字
不獨類書爲然也又應劭風俗通雲觸石而出膚寸
而合祀三公山碑興雲膚寸徧雨四維太室廟石闕
銘春生萬物膚寸起雲西嶽華山廟碑觸石興雲雨
我農桑此皆漢人語而明有雲字且公羊學漢時盛
行引用不應有誤唐人未可斥其無據矣是碑偶不
用雲字翁氏遂援公羊脫佚之傳以爲說毋亦未深

攷欵

尉氏令鄭季宣碑

尉氏屬陳留郡應劭曰古獄官曰尉氏鄭之別獄也臣瓚曰鄭大夫尉氏之邑金石後錄春秋時無以獄官爲尉氏者瓚說爲長案魯襄公十年尉止殺鄭三卿春秋書曰盜傳曰書曰盜言無大夫焉然則尉氏固非大夫瓚說失之矣又左氏襄公二十一年傳將歸死於尉氏注尉氏討姦之官是以尉氏爲獄官春秋時實有之金石後錄亦殊失攷

郃陽令曹全碑

碑有收養季祖母語潛揅堂跋尾謂季祖母爲庶祖母案古人稱叔父爲季父則叔祖亦可云季祖後漢西域傳車師後部司馬率特加奴等獲單于季母注季母叔母也然則季祖母爲叔祖母無疑錢說非是

穀城長蕩陰令張遷碑

金石錄補碑陰安國長韋叔珍以下皆不署郡邑豈皆蕩陰之人仕於外如安國者邪案碑云化流八朞遷蕩陰令吏民頡頏隨送如雲周公東征西人怨思

奚斯讚魯考父頌殷是明係張君解穀城任吏民所立之去思碑也則韋叔珍以下皆穀城人無疑何有於蕩陰乎且漢人碑額皆有意義如孔彪爲博陵太守再遷河東太守碑但題博陵太守者博陵民所立也王稚子二闕一題河內溫令一題兗州刺史雒陽令一爲溫民立一爲雒陽民立也此碑以穀城長冠於蕩陰令之上其義亦猶是非蕩陰人所立自明著錄家自金薤琳瑯以下無不題曰蕩陰令張遷碑者亦未之思爾

碑陰題名凡三列共四十一人第一列及二列俱十九人第三列三人萃編及馮氏金石索謂三列並十九人誤也近搨多失陰蓋拓工遺之顧南原全謝山俱未之見

石人題字

石人題字二種一云府門之卒一云漢故樂安太守麃君亭長冢漢書韓延壽傳還至府門門卒當車願有所言蓋府門有門卒麃君曾爲太守故墓前作石人象之牛氏金石圖乃不識卒字何也麃氏見於史

者絶少史記秦始皇紀有熈公徐廣謂以地爲姓韓
勑碑陰有熈次公熈季公及平陵令熈恢三人皆係
魯人則此樂安太守或亦魯人也

豫州從事孔褒碑

碑云治家業春秋案孔宙碑孔謙碣俱有此語後漢
質帝紀本初元年令千石六百石四府掾屬三署郎
四姓小侯先能通經者各隨家法乃知褒等所以必
隨其家學者以宙嘗補郎中之故郎中三署郎也可
見古人文字其閑開敘述處皆有故事未可以爲泛

辭而忽之碑十四行行三十字萬氏分隸偶存云二十行誤

魯相謁孔廟殘碑

俗呼爲吉日令辰碑以碑有此四字故云然諦審實是吉月非日字旣曰吉日矣復曰令辰文義自不應重複乃爾也碑以況基爲硯其案晉史地理志亦作況其今得此碑乃知史自有據否則鮮不疑爲傳刻之譌矣

仙人唐公房碑

公房事本荒唐世之喜談神怪者復多附益故後人所記與碑時有不合不足致詰也碑中戀字作孌說文無戀當以孌爲正漢書外戚李夫人傳孌孌顧念我敘傳上既繫孌於世教矣皆然集古錄載碑文作戀誤碑云休謁往徠徠从彳氣牖閒許云往徠二字一也安有往从彳而來不从彳者彳行之省文耳來字若不从彳乃來牟之來非往徠之徠矣其說雖似過泥然攷之於古如隸釋所載魏三體石經其古文來字無不作逨他如楚辭前漢諸書亦往往有合或

古人制字之意本亦如此而來固後之或體歟

魏

公卿上尊號奏

東漢中官用事始孝和時孝和至孝獻凡九傳碑云漢政在奄祿去帝室七世者謂孝和至孝桓也下文遂集矢於宮殿始及靈帝時張讓段珪事范史朱穆傳穆上書曰若死者有知則唐帝怒於崇山重華忿於蒼墓矣碑中沒者有靈以下數語襲此則知魏廷諸人不惟善盜人國且善盜人之文矣

[illegible]禪碑

璿璣作璿機出尚書大傳然古多止作機漢楊璇字機平史晁范晉陸機字士衡其名字皆取此義而不作璣是其證也

宋書符瑞志漢中平二年洛陽民譌言虎賁寺有黄人觀者日數萬碑云山見黄人卽此事

封宗聖侯孔羨碑

碑三恪作三愘魯峻碑敬恪恭儉亦如此案說文愙敬也春秋傳曰備承三愙徐鉉曰今俗作恪然則本

當作愙此碑作愘尙不失六書之指作恪則非矣

趙耘菘陔餘叢攷引後魏元遥傳臣去皇上雖是五世之遠以爲皇上二字之始見案此碑有皇上懷仁聖之懿德語則前於遥久矣

碑云咨可謂命世大聖億載之師表者已漢隸字原云咨義作茲金石存云爾雅釋詁茲斯咨呰已此也邢昺疏咨與茲同案咨字當絕句葢歎美辭不必釋爲茲魏志載此詔亦止作咨也

碑以封羨在黃初元年武授堂跋云宋史孔宜傳胡

三省通鑑注乃以爲四年案魏志亦然隸釋嘗論之其誤不始於宋史胡注也又晉書禮志宋書禮志及通典竝同此誤

東武侯王基碑

碑云有成父者出仕於齊獲狄榮如孫湫違難爲萊大夫案成父卽王子成父孫湫違難者成公十八年傳齊侯殺國佐王湫奔萊是也又襄公六年傳齊晏弱圍萊王湫及正輿子棠人軍齊師其云爲萊大夫蓋以此基爲東萊曲城人殆自春秋時以來世居其

地故述其世系明晰如此其言自屬可信乃杜征南去基時代甚近而注左氏傳不云湫爲成父之孫殊爲闕漏是可據以補入顧震滄春秋大事表世系門中者也

范史以基爲康成高弟案碑謂基卒於景元二年年七十二溯其生年當在初平元年康成以建安五年卒其時基僅十一歲不得在弟子之列蔚宗殆見所撰毛詩駁毛詩問答駁譜諸書多申鄭而抑王遂因爲此說然謂私淑之弟子則可耳

盪寇將軍李苞開閣道題名

潛揅堂跋云盪寇蓋漢魏所置襍號將軍之一張遼滿寵皆嘗爲之晏袤但舉蜀張嶷一人所謂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也案范史靈帝紀張温破北宮伯玉於美陽因遣盪寇將軍周慎擊之盪寇之號始見於此至三國時爲此者尚有蜀之關羽魏之張郃吳之程普蔣欽董襲呂據錢所舉亦未盡也然錢謂滿寵曾拜此職則本傳無之不知何據又蜀志劉巴傳注巴父祥江夏太守盪寇將軍

吳

九眞太守谷朗碑

石刻存於湘中者禹碑之外此爲最古歐趙以來皆

曾著錄至兩漢金石記始載全文孫淵如復采入續

古文苑中並釋翁氏所闕其文不損一字了然可誦

茲取拓本互校乃知孫氏所錄尚多未確如云名冠

眾寮碑作眾職萬里肅威碑作肅澄戎車屢起碑作

輿駕似孫氏因所見拓本漫漶以意爲之補綴也是

碑文辭古雅隸體端謹允堪爲兩漢諸碑之殿其詳

攷已見瞿氏古泉山館續金石文編及湖南通志不
贅述

禪國山碑

吳志孫晧紀吳興陽羨山有空石長十餘丈名曰石
室在所表爲大瑞乃遣兼司空董朝兼太常周處至
陽羨封禪國山今碑無處名金石家俱謂史之誤萃
編據雲麓漫抄所錄有丞相沇兼太常周處奉迎之
文力辨其不然案漫抄所錄之文今已剝泐而荆溪
外紀則錄作於是丞相沇曰是二錄已自牴牾未審

孰是王果何見而知漫抄必可據乎且流於史初無被遺之文何以與於奉迎之役而被遺之董朝又何以獨遺之是皆可疑者漫抄殆因其殘缺妄取史文足成文句不覺轉滋刺謬王氏乃援以證史不察已甚至後幅丞相流及董朝皆署名而獨無處尤爲處不奉遺之確證王氏謂或緣事中返或未與議禮因而從略殊爲曲說益不足辨矣

天發神讖碑

吳錄云其文東觀令華覈撰今碑末署銜有蘭臺東

覿合字而姓名闕如朱竹垞云覈免官在天册元年此必别是一人今攷之信然又謂覈素伉直必不藉符瑞以取媚衆吳志本傳覈上疏曰禎祥符瑞前後屢臻明珠旣覿白雀繼見億萬之祚實靈所挺又韋曜傳皓收曜付獄覈上疏救曰伏見前後符瑞彰著神指天應繼出累見一統之期庶不復遠是皆假符瑞以阿上之實證朱殊失攷碑燬於嘉慶十年秋拓本頗不易得余家所藏猶舊物也

獨笑齋金石攷略卷第三

長沙鄭業斆

晉

任城太守孫夫人碑

碑云振振有麟止之化止古文趾字釋名止趾也儀禮士昏禮皆有枕北止鄭注止足也詩四之日舉趾漢書食貨志引作舉止刑法志當斬左止者笞五百竝以止爲趾又司馬遷傳卒述陶唐以來至於麟止麟止卽麟趾武帝年號張晏謂武帝獲麟遷以爲述

事之端猶春秋之止獲麟誤矣故吳斗南兩漢刊誤補遺辨正之

黃氏易跋云殊塗尒下隱隱似羊字下文代伯序爲侍中父爲侍郎此爲同寮疑代伯序爲侍中者爲羊君與其父同寮故爲婚姻案代字應爲時代之代代上闕文今不可辨當是魏字或先字言彼時伯序與其父同官於朝故爲同寮益申明上文以同寮爲婚之語也黃以爲夫人締姻之由殊爲肌說

梁

始興忠武王碑

是碑磨滅過半就可識者質之史傳尙無牴牾唯碑與南史憺傳俱不著其薨年萃編云憺傳載次子暎普通二年封廣信縣侯丁父憂則憺薨當在其時憺傳乃連接天監十八年開府之下不別書薨年耳案梁書憺傳及簡文太子傳俱以憺薨於普通三年十一月檢南史武帝紀亦然然則乃三年非二年也

瘞鶴銘

姜氏韻石齋筆談錄瘞鶴銘全文不闕一字言其友

徐若水唐摹本如此茲取拓本互校殊多不合如所
鎸爾將何之解化惟甯今本惟甯上有厥土二字左
掣荆門末下華亭今本華亭上有爽塏勢掩四字又
徵君之徵字丹陽之丹字皆姜錄所無近拓雖殘缺
漫漶數字尚了了可識不應唐摹轉無之且尋其文
義一若銘中本無此數字者豈唐人所拓別一石邪
後閱劉昌詩蘆浦筆記載有鎮江別刻本與姜錄正
同云不知何人所攷定然則此本乃宋時庸妄人之
所爲耳賞鑑家弆藏之物大都如此此米顛所以來

河朔之諷也

北魏

孝文弔比干墓文

魏書孝文紀十八年正月車駕南巡經比干墓祭以太牢十有一月丁丑車駕幸鄴經比干墓傷其忠而獲戾親爲文樹碑刊之卽此碑也又十九年九月遣黃門郞以太牢祀比干墓是孝文致禮於其墓者屢矣碑經後人重橅稍失古意然全文具存亦可貴者魏書稱孝文才藻富贍好爲文章詩賦銘頌任興而

作及其成也不改一字此文孝文自作故劉芳傳言
芳爲注解表上之也碑陰列名數十而不著書人名
或云崔浩所書案浩以太平眞君十一年被誅前此
四十餘年不知何以附會及之直盲說耳
碑中別體字極多顧亭林論之詳矣然亦有可資攷
證者如云飧淪陰以禪氣兮佩瑶玕而鳴鏘淪陰曰
沒以後赤黃氣也出王逸楚辭注廣雅作淪陰與王
注異得此可證其譌他若亶爲邅見漢書敘傳府爲
俯見荀子非相篇顧概詆其紕繆亦偶未審

始平公造象記

記云爲國造石窟□□糸答皇恩石窟者鑿山爲窟建佛像於中也魏書釋老志和平中沙門曇曜白帝於京城西武州塞鑿山石壁開窟五所鐫佛像各一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彫飾奇偉冠於一世此元魏造石窟之始獻文紀皇興元年八月行幸武州山石窟寺即此也又四年行幸野鹿苑石窟寺是又別造石窟不止武州矣孝文紀太和五年行幸方山建永固石室於山上八年八月行幸方山石窟寺方山者

文明太后永固陵故孝文造石窟爲太后資冥福而此始平公石窟乃二十二年造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其時佞佛之風徧朝野矣世宗景明初詔大長秋白整爲高祖文昭皇太后營石窟二所於雒南伊闕山初建之始去地三百一十尺至正始二年中始出斬山二十三丈大長秋卿王質謂斬山太高費功難就奏求下移就平去地一百尺南北一百二十尺永平中中尹劉騰奏爲世宗復造石窟一凡爲三所從景明元年至正光四年六月用功八十萬二千三百六

十六崇飾之事變而加厲如此及靈太后稱制益嘗
伊闕帝與太后日臨幸之而朝政日非國遂隨以亡
焉
始平公武授堂據隋書元孝矩祖修義父子並爲魏
尚書僕射孝矩西魏時襲祖爵始平縣公謂此像乃
子均爲修義建攷北史修義傳亦有孝矩襲爵始平
縣公之文然據魏書汝陰王天賜傳修義並不曾封
始平縣公亦未嘗爲洛州刺史萃編疑別是一人案
魏書本紀修義以正光中爲尚書僕射是太和時尚

無恙也此記云父洛州刺史始平公奄焉薨放其非即修義顯然可見授堂攷之未審耳魏本紀神麛三年九月赫連定遣弟謂以代寇鄜城平西將軍始平公隗歸等討之是亦一始平公但神麛至太和末相去七十餘年亦未定卽其人或其子孫襲爵者歟

楊大眼造象記

記首題仇池楊大眼仇池楊氏始居之地北史西氏傳漢建安中有楊騰者爲部落大帥勇健多智略始徙居仇池記云大眼誕承龍曜之資遠踵應符之裔

案大眼爲難當之庶子難當於太武時自立爲大秦王號年曰建義立妻爲王后子爲世子置百官故記云然也又云路逕石窟覽先皇之明蹤泣然流感遂爲孝文皇帝造石象一區𥜤大眼以裴叔業內附凱旋過伊闕見孝文所造石窟因亦造象爲資冥福先皇先字不空格皇字空格孝文皇帝孝文字不空格皇帝空格武人不學之過

石門銘

右銘記羊祉開石門事案祉於正始二年假節龍驤

將軍益州刺史以伐蜀旋以本將軍爲秦梁二州刺史加征虜將軍銘序著其官悉合惟不云征虜將軍蓋偶略之史置祉酷吏傳中云所經之處人號天狗下出將臨州並緜濫濁然關斜此擧實祉發之不得謂非利濟事也史顧略而不書何邪是銘集古錄已收畢秋帆以爲歐趙所未見非也集古錄云漢永平所穿者明帝時司隸校尉楊厥所開蓋不知指鄐君事萃編已論之然萃編謂孟文所開在建和二年則亦不然建和二年乃王升立碑之年非孟文開余之

年也孟文碑云至建和二年漢中太守王升涉歷山道推序本原嘉君明知勒石頌德則孟文事非卽其時甚明洪文惠引後漢順帝紀謂在延光四年是矣

司馬元興墓誌銘

是誌多可證史之闕馮魚山錢竹汀武虛谷論之甚詳惟魚山引魏書云道壽甯朔將軍丹陽侯今是誌載其父道壽爲甯朔將軍宜陽子檢魏書亦同並不云丹陽侯丹陽侯乃元興之祖叔璠馮殆誤記又據誌元興名紹今魏書北史但著其字而不及其名諸

家俱詆史誤案司馬叔和墓誌云淮南王璠璠即叔璠之孫宜陽子興興即元興之子敘其先世曾祖稱名父則稱字古無此例蓋元興本以字行字即其名耳史家未可遽非也

安定王造象記

魏有兩安定王一爲明元之子彌一爲景穆之子休其謚靖王者休也休封於皇興二年其次子燮以世宗初襲爵此象即燮所造碑陰所稱亡祖親□太妃乃休母孟椒房景穆十四男孟椒房所出者三任城

康王雲及休及趙王深也趙王早薨休及任城魏書北史俱有傳

兖州刺史鄭羲碑

碑敘三代云曾祖豁後燕中山尹太常卿濟南貞公祖温燕太子贍事父曄建威將軍汝陰太守史但言豁燕太常卿而其祖温并其名亦不之載殊爲漏略曄則云不仕亦失其實贍事即詹事

秀才字始見於史記賈生傳漢書儒林傳公孫宏議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此舉秀才之始至東漢之季

而濫後漢黃琬傳時權富子弟多以人事得舉而貧約守志者以窮退見遺京師爲之謠曰欲得不能光祿茂才潛夫論羣僚舉士或以頑魯應茂才抱朴子審舉篇靈獻之世臺閣失選用於上州郡輕貢舉於下故時人語曰舉秀才不知書晉亦置此科六朝迨隋唐尤重之北齊令下州三歲一舉秀才樊遜以承及年竟不可得又令中書策秀才濫劣者有罰墨汁脫容刀之例隋開皇中海內舉秀才杜正玄一人楊素曰周孔更生尚不得爲秀才舊唐書杜正倫傳正

倫隋仁壽中與兄正平正藏俱以秀才擢第唐代舉秀才止十餘人正倫一家三秀才甚爲當時稱美唐登科記武德永徽每年進士或至二十餘人而秀才止一人二人通典秀才科第最高貞觀中有舉而不第者坐其州長由是廢絕新唐書永徽二年停秀才科蓋秀才之選其嚴如此義以弱冠舉秀才碑與本傳俱書之亦以其難能而可貴也

司馬景和妻墓誌

標題不著夫人之姓而於誌文之首見之此沿漢人

之式後漢司農夫人碑正如此唐以後碑誌絕無此例矣誌云夫人性寡媢妬多於容納敦桃夭之宜上篤小星之逮下故能慶衍螽斯五男三女繹其文意似夫人無出子女皆妾出者又云姻於外親夫人之仁當作親於外姻書石者誤倒也

松滋公元萇溫泉頌

嵇叔夜養生論恕可與羨門比壽王喬爭年文選注聲類曰恕人心度物也是恕可訓爲揣量之辭然文中罕用之者頌云願言多士恕因茲以蕩穢正其義

齊郡王祐造象記

文成七男其弟四男爲齊郡王簡祐簡之子也此當爲祐造象而他人作文記之中多稱頌之語必非其所自爲矣記云達成實之通途實即寶之別體成寶猶言成佛萃編錄作貫誤又銘曰超觀淨域亦誤錄超爲臨

比邱惠榮造象記

記共九行書體紕繆如仰作㑞所作𠪾其尤甚者譙即庶字李仲琁孔子廟碑譙億載以甯神集韻譙遍

作庶

雒州刺史刁遵墓誌銘

北史刁雍傳言明元假雍建威將軍魏書作建義檢
魏書官氏志無建義之號惟高祖復次職令世宗所
頒行者有之而此在明元時則北史爲得
北史謂雍賜爵東安伯魏書則作東安侯案碑於遵
卒之下敘其贈官并云侯如故如北史所云但賜伯
後又無進封之文安所得侯而襲之是則當從魏書
者矣

魏書於遵弟肅之下復敘遵事汲古閣本校云遵字俱疑作肅今以此誌校之皆合實係遵事其錯出肅下者史家變例史記列傳亦時有之但非毛氏所知爾

崔敬邕墓誌

敬邕魏書附見崔挺傳與誌多不合如臨青男史作臨淄延昌四年拜征虜將軍史云熙平二年熙平二年卒史云神龜中贈謚曰貞史作恭凡此皆史之誤當以碑爲正者至營州刺史史作管州以字形相近

而誤

兗州刺史賈思伯碑

潛揅堂跋尾碑云思伯字士林而魏書北史俱作士休當從石刻今案石刻實作士休錢又云其書休爲

庥與司馬元興墓誌同晉人草書休下多一畫亦以此是所見拓本亦正作士休耳乃譏北史魏書爲誤何也揚烈將軍魏書失載其拜兗州刺史碑與魏書同北史無之則北史不若魏書之詳

高植墓誌

植字子建與陳思王名字皆同古建置字亦作植名植字建蓋取此義論語植其杖而芸漢石經作置是也碑云茂烈備之國籍家傳不復更錄故敘其事蹟甚略今案魏書坿見其父肇之傳後寥寥數語殊不能詳卽其字亦所失載者

司馬昞墓誌

誌云揚州車騎大將軍府長史帶梁郡太守所謂帶者無以虛職而食其俸也郡守縣令俱有之魏書鄧淵傳述爲太傅長史帶太原太守崔玄伯傳李柔爲

崔道固長史帶濟南太守此帶太守也裴延儁傳延儁族兄聿以操尚貞立爲高祖所知出爲北中府長史高祖以聿與中書侍郎崔亮竝清貧欲以幹祿優之乃以亮帶野王縣聿帶溫縣此帶縣令也至北齊則居大位者亦食幹祿斛律金以丞相食齊州幹斛律光以尚書右僕射食中山幹庫狄迴以順陽郡王食博陵郡幹薛孤延以太子太傅食洛陽郡幹尋改食河間郡幹見於史傳者不可勝數隋書食貨志自侯景之亂國用常褊京官文武多遙帶一郡縣官而

取其祿秩此指南朝而言據此誌則北朝已先有之地形志有梁郡有南梁郡誌云梁郡太守其妻孟氏誌作南梁二者必有一誤或此誌脫南字歟其妻誌標題具書所歷之官此誌但標贈官所歷不一及若意取互見者此則自潘昂霄以來言金石例者所未舉矣

魯郡太守張猛龍碑

是碑所述世系覈之史傳多不合碑稱八世祖軌據晉書魏書列傳軌爲安定烏氏人碑云南陽白水人

其不合一也十世祖瑍魏景初中平西將軍涼州刺史攷諸史俱不言軌之祖先爲涼州刺史十六國春秋則云軌之祖烈魏外黃令並不名瑍其不合二也七世祖素軌弟三子攷史軌之子曰寔曰茂不聞有三子魏書云軌風病積年二子代行州事（十六國春秋同）是軌實止二子其不合三也疑南北朝以門第相高故郡人立碑頌太守亦坿會名族其文又非出名人之筆遂至舛錯如此或者不察轉據以議史之疏則謬矣

魏書地形志魯郡領縣六而所載曰魯曰汶陽曰鄒曰陽平曰新陽僅止五縣今案碑陰所列五縣之外有弁縣可據以正其闕

高使君貞碑

碑敘先世不書名猶漢碑之例祖左光祿大夫勃海敬公者高肇之父颺高祖初入魏拜厲威將軍納其女生世宗是爲文昭皇后景明初颺已卒世宗追思舅氏徵肇兄弟贈颺爵及諡詔其嫡孫猛襲爵考安東將軍青州刺史莊公者颺次子偃太和十一年卒

正始中贈官及謚其女世宗納爲貴嬪永平元年立爲后即貞之同產碑謂君姊有神表淑問拜爲皇后是也以碑校魏書悉合又碑云重離載朗東朝始建僉求其可帝曰汝諧遷太子洗馬夙夜惟寅媚茲儲后案世宗紀正始三年正月皇子昌生永平元年三月薨年僅二歲未立爲太子皇太子詡生於永平三年延昌元年十月立其爲東宮官屬當在其時碑立於正光四年距貞卒已八年殆延昌中高肇見殺以家難而遲久始葬歟

鄭道忠墓誌

是誌道光中始出金石家罕著錄者誌首卽標年月誌石中所稀見云君諱道忠字周子滎陽開封人魏將作大匠渾之十世孫案魏書鄭義傳義五兄長白驎次小白次洞林次叔夜次連山叔夜子伯夏司徒諮議東萊太守卒贈冠軍將軍太常少卿青州刺史子忠字周子右軍將軍鎭遠將軍卒贈平東將軍徐州刺史據史道忠卽忠也其不作道忠當是史之脫誤可據誌正之義渾之八世孫道忠義之從孫故誌

稱渾十世孫傳不言叔夜何官誌云祖以清淨爲治化洽枌榆葢家居不仕父伯夏爲東萊太守故云考以德禮鑄民愛流海曲敘祖父不著名位但以文語敷之亦誌中別體云爲高陽王國常侍高陽王名雍獻文子肅宗時進位丞相故下云所奉之主即丞相其人也魏承晉制王國皆置常侍又云轉衞尉丞加明威將軍俄從步兵校尉本邑中正遷鎭遠將軍統軍將軍傳舉所歴官惟云右軍鎭遠兩將軍餘不之及較誌爲略而右軍將軍誌無之其所贈官亦未之

載此又可以傳證誌之闕者

懷令李超墓誌銘

周必大二老堂襍志云勑牒準字去十爲准或謂本朝因寇準爲相而改之又云曾公亮蔡京父皆名準因避準爲准今此誌云興作成准準亦作准則不始於宋時避諱也沈約宋書范泰傳潁川陳載郎太尉准之弟錢辛楣攷異云准當作準史家避順帝諱改準爲准因譌爲淮耳而此誌亦非避順帝諱魏書長孫肥傳仇穉不樂內徙亡匿趙郡推羣盜趙准爲首

妄造妖言云燕東傾趙當續欲知其名淮水不足知元魏時準固作淮矣又漢桐柏淮源廟碑淮則大聖莊子天道篇平中淮大匠取法焉亦皆作淮然則淮固準之或體歟

銘後書其妻而兼及妻之父書其女而兼及女之夫於文殊贅稱子爲息本國策賤息舒祺文然亦元魏時稱謂如此非撰誌者故變文示異也魏書崔伯傳謹遺大息景徽東骸歸闕張彝傳上啟曰息始均仲璵等叩請流血又田僧敬洪寶曹續生等諸造象

記皆然案世俗稱子婦爲媳於古無徵良以謂子爲息則必稱子婦爲息婦後因涉婦字加女爲媳後遂單稱爲媳輾轉滋譌必由於此

滎陽太守元甯造象記

記云仰爲二聖敬造石象二聖謂靈太后及肅宗魏書張彝傳伏願二聖加御珍膳楊播傳汝今至京稱吾此意以啟二聖辛雄傳二聖明詔寢而不遵蓋當時之稱如此

蛾術編禹貢滎从水漢志河南郡滎陽縣亦从水今

乃從火古通用案熒當从火其从水者乃淺人以水名不當从火妄爲改竄非通用段氏尚書撰異論之極爲詳核甯北朝石刻書體最爲紕繆而熒猶無作滎者如鄭羲碑鄭道忠誌及此記皆其證

徐景妃造象記

記云大魏孝昌三年孝下蓋脫昌字孝昌三年爲丁未記作癸未亦誤金石錄有北齊天保四年造象記云歲次己酉而是歲乃是癸酉其誤與此同蓋造象多出愚民婦女之手故致此差謬也寰宇訪碑錄作朱

景妃審拓本作徐當是徐字

尼道慧造石浮圖記

記云建義元年十一月案魏孝昌四年明帝被弒臨洮世子釗立改元武泰四月釗被弒長樂王子攸立改元建義九月又改元永安是建義不得有十一月葢其時禍亂相尋年號屢易窮巷細民容有不及詳者記凡七行刑即形字仙即佛字

張元墓誌銘

是誌黃學博古誌石華論之已詳惟云南陽白水人

白水鄉漢光武故里在新野縣案魏書地形志荆州所領有南陽郡新野郡則新野已升爲郡果係白水鄉當云新野白水人不應仍屬之南陽且白水係鄉名誌亦不應去鄉字地形志襄陽有北南陽郡郡有白水縣元葢彼地人也誌云太和十七年葬妻河北陳進壽女俱以普泰元年十月葬於蒲坂城東原之上案葬時距其卒已三十餘年誌不言遲葬之故或待其妻卒始合葬或爲遷葬俱不可知合葬誌石存於今者此爲最先標題但著其夫可爲規式明人覽

配之文殊不典黃梨洲要例譏之非過也護王黍羌
羌即美字復摧良木誤梁木爲良木與李仲琁孔子
廟碑同

惢笑齋金石攷略卷第四

長沙鄭業斆

西魏

蘇万成造象記

記云都督□万成妻趙清信陳九清等造石窟一堰万成鈌其姓寰宇訪碑錄有蘇万成造象二種亦在大統六年當即此也但彼云二種今止見此記平東將軍見官氏志四平將軍之一

東魏

中嶽嵩陽寺碑銘

碑字詭譎不馴文皆彼教之談甚無足觀沙門統元魏所置僧職初稱道人統和平中更名沙門統

司馬昇墓誌銘

此誌孟縣志攷論已詳言昇爲司馬楚之之孫以史證之良是其言楚之三子長寶胤仕至雁門太守次金龍次躍龍俱至尚書案史楚之子曰寶胤曰金龍曰躍不云躍龍躍字寶龍蓋誤牽合名字爲一 金龍仕至吏部尚書躍爲祠部尚書大鴻臚卿魏書官氏

志列曹尚書弟二品中大鴻臚弟二品上則羅由詞部晉鴻臚不得與金龍統言官至尚書也

高子澄墓誌銘

山左金石志謂湛字子澄誌載詔書字而不名尊之之意案六朝人多以字行字即其名如司馬元興名紹其子景和名晒見於其誌甚明而史但稱元興景和是也若詔稱字示尊古無此禮碑有除南荊州刺史文潛寧堂跋云魏書地形志有荊州有北荊州無所謂南荊州者其時干戈搶攘僑置州名甚多史

家不能詳也王述菴謂洛州太延中置荊州太和中改洛州或當時因舊名目爲南荊州案洛州屢見於魏書北史無以南荊爲稱者攷隋書地理志舂陵郡後魏置南荊州通鑑一百五十四胡身之注引五代志與此同案史通古今正史篇梁陳及齊周隋氏合爲五代紀傳併目錄凡二百五十二卷惟有十志斷爲三十卷編入隋書其實別行俗呼爲五代史志據此則胡所引五代志卽隋志也又攷北齊書李元忠傳宗人愍太昌初出爲南荊州刺史當州大都督此州自孝昌以來舊路斷絕前後刺史皆從間道始得達州愍勒部曲數千人徑向懸瓠從北陽復舊道且戰且前

三百餘里所經之處卽立郵亭鐙左大服梁遺其南
司州刺史任思祖隨郡太守桓和率馬步三萬兼發
邊戍圍偏下溠戍戭躬自討擊破之所謂南司州者
卽隋志之安陸郡隨郡卽隋志漢東郡之隨縣下溠
戍卽漢東郡之唐城皆與舂陵偪近之地然則魏所
置南荆州乃舂陵非洛州也銘詞云六合更暈暈卽
暉字呂氏春秋明理篇其日有暈珥高誘注暈讀如
君國子民之君氣圍繞日周帀有似軍營相圍守故
曰暈也又下文云其月有暉珥是暉可通作暈而碑

又以韋爲暉耳

敬使君碑

碑云始資賈詡之計終成李郭之舉時爾朱榮既誅爾朱世隆等爲亂故以李傕郭汜爲比趙氏陔餘叢考言李郭有三謂唐李光弼郭子儀宋李汝翼郭倬明神宗李太后之父偉光宗皇后之父郭維城也今併此則有四矣又古文苑孔融六言詩有云李郭紛爭爲非亦謂傕汜

潛研堂跋謂碑陰民望黨司月令三者未詳案魏書

孝文紀詔諸州中正各舉其鄉之民望年五十以上
素守衡門者授以令長又明太后傳禮民望元丕游
明根等頒賜金帛輿馬可見所謂民望當時重之如
此又曹世表傳蕭衍將湛僧珍陷東豫州州民劉獲
鄭辨爲之內應世表曰僧珍所以敢深入者以獲辨
皆州民之望夫以州民而私通鄰國非必行誼爲民
之望不過鄉曲之豪者耳故此碑所列多至二十餘
人也孝文紀太和十年二月初立黨里鄰三長定民
戶籍黨司當即黨長之謂隋書百官志上上州屬官

有市令汲古閣本市下校云宋刻作月然則月令爲州之吏職今本隋志作市令者誤爾

李仲琁修孔子廟碑

碑書勁肆綿美爲歐褚之先驅涪翁評楊風子書所謂散僧入聖者斯殆近之字多別寫趙子函顧亭林極爲詆娸然南北朝書體大都如此似無庸苛論於此碑也仲琁爲李順族子魏書附見順傳王弇州謂其名位不薄史不之載殊失攷碑及史俱作仲琁而金石家無不錄作仲璇者檢說文有琁無璇自當從

碑爲是

張保洛等造象記

保洛齊書有傳其歷官萃編據傳攷之甚明記云仰願先王婁太妃大將軍令公等案所謂先王者齊神武也婁太妃者神武婁后也大將軍者齊文襄文襄以興和二年加大將軍也令公者齊文宣文宣以武定五年授尚書令也此象專爲神武父子造保洛舊隸神武帳內也萃編云傳不言保洛先世有封某王者其自封敷城郡王亦在齊受禪後則碑所稱先王

婁太妃云云者無從攷矣是直仞爲保洛先世之考
若妣也亦何謬歟

修太公廟碑

碑爲汲郡太守穆子容撰文尙明暢無南北朝冗碎
䦨澀之習子容見魏書北史穆崇傳魏書但稱其名
容北史又不言曾爲汲郡太守是二史皆有脫誤碑
前錄盧无忌表云康王六年齊太公望卒王深甯朱
錫鬯引尙書顧命有齊侯呂伋文言伋已嗣爲侯非
卒於康王時而盧抱經題跋則云周公封魯太公封

齊皆其子之國而身留京師故有三年報政之語周
公在而有魯公伯禽甯太公在而不可有齊侯呂伋
乎其說甚辨但成王大漸屬嗣王於羣侯其時召公
芮伯彤伯畢公衞侯毛公皆在豈有元老如太公身
居京師而獨不與者揆之情事殆不其然總之竹書
不可據是碑既誤信之後人又必從而爲之說終未
見其能通也碑書方整有法度惟錄盧碑頗有譌字

北齊

西門豹祠堂碑

碑爲齊清河王岳修西門豹祠而立剜缺殊甚其年月已不可見中州金石記據太平寰宇記定爲天保五年萃編謂岳本傳天保初進封清河郡王尋除授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宗師司州牧五年加太保碑署銜與史合而獨無加太保之文當在元年案碑陰有高叡元詔題名二人齊書俱有傳叡傳云顯祖受禪封爵爲南趙郡王齊書目錄及此碑俱止作趙郡王南字當衍遷散騎常侍與碑銜同二年出爲定州刺史加撫軍將軍六州大都督則碑無之又詔傳魏莊帝時

襲封彭城王齊天保元年降爵爲縣公亦與碑彭城縣開國公之銜相符則爲元年立無疑也文宣本紀九年夏大旱帝以祈雨不應毀西門豹祠掘其冢是祠修後不久即毀矣碑雖紀修祠事然貪頌神武及文襄文宣功烈殊多曼衍之辭魏郡字俱作巍說文巍高也从嵬委聲徐鉉曰今人省山以爲魏國之魏可知巍爲魏之本字畢秋帆謂六朝人尚無俗字者指此類耳

隴東王感孝頌

隴東王胡長仁過郭巨墓感而作此頌趙德甫云墓在今平陰縣東北小山頂余自青社如京師屢登其上劉向孝子圖云郭巨河內溫人而酈道元注水經云平陰東北巫山之上有石室世謂之孝子堂亦不指言何人之冢不知長仁何據以爲巨墓案郭巨之孝見於劉向干寶諸家之書而此山又特以孝子之堂名世傳爲巨墓自非無因且碑云杜識荆珉寂寥遺字是廊中柱石明有題記長仁固非鑿空而言也長仁以外戚致通顯服官無可述者其從兄長粲嘗

奏事內省長仁疑其閒己擠而出之至是亦爲和士開所擠出刺齊州小人日事傾軋卒自貽戚亦可哀已王西莊稱北史長仁傳詳於齊書而謂長粲事齊詳而北無之爲北不及齊案長粲北史附見胡國珍傳亦較齊特詳王偶未檢及輒言無之非也碑後有云居士慧朗侍從至能草隸世人稱朗公書是也又云開府行參軍王思尙侍從能文有節操叢賓僚之從行者慧朗當是沙門題名而兼著其藝能亦石刻所僅見

馮翊王平等寺碑

碑爲馮翊王高潤立神武十五子潤第十四碑稱神武之稚子者其弟十五漢陽王治已於天保七年前卒（此據本紀北齊兩史本傳作五年）故於次爲最穉也碑後記立石之時爲武平三年八月十五日北史及齊書本紀是年八月以太宰任城王湝爲右丞相太師馮翊王潤爲太尉而是碑書銜云太宰河陽道大行臺錄尚書事馮翊王顧無太尉之文案任城王湝旣爲丞相則代爲太宰者當有其人而太尉班下於太師潤不應

降爲之攷本紀是年三月以衞菩薩爲太尉四年四月以太尉衞菩薩爲大將軍以司徒安德王延宗爲太太尉然則衞菩薩於三年三月爲太尉至四年爲大將軍始解其職而延宗代之是三年八月潤固無由爲之矣葢潤實繼瞀爲太宰而立碑正在其時故題銜如此兩史俱誤作太尉耳又本紀前後並不見潤爲太宰而本傳敘其歷官有之亦是一證

臨淮王南陽寺碑

臨淮王者婁昭之次子定遠北齊兩史俱有傳而簡

略特甚但稱封臨淮郡王位司空尋除瀛州刺史碑
題銜青州刺史云云俱無之齊書和士開傳言趙郡
王叡與定遠謀出士開士開賂定遠得留於是詔出
定遠青州刺史責叡不臣而殺之案本紀天統五年
二月殺太尉趙郡王叡三月以幷省尚書令婁定遠
爲司空是叡見殺後定遠乃爲司空士開傳言以其
時刺青州蓋誤又紀武定元年六月以廣甯王孝珩
爲司空定遠當以此時出刺故孝珩代其位碑以四
年四月立則在州已歷三載矣碑云南陽寺者正東

之甲寺也不云賜額齊乘據金人題碑云北齊武平四年賜額南陽其說後出殆未可據是碑鋪張揚厲騁藻飛詞若當時實有其事當無不振矜而言之者碑題乃後人妄爲之王惕甫碑版廣例即據爲賜額之始亦殊未審

道興造象記

六朝碑刻佳者頗少造象記尤多惡札此記書筆端麗饒有晉人風致在當時的爲傑出後題武平六年乙未六月甲申朔功訖萃編錄作六月甲申日殊脫

誤

周

華嶽頌

碑云太祖文皇帝欲甯一區宇治兵河上以講閱之暇親履險晉周本紀大統五年冬大閱於華陰即其事也廟修於大統中至天和初已二十餘年蓋以廟爲太祖所修特詔史臣作頌以紀之周自謂以木德王閔帝元年詔曰魏歷告終周室受命以木承水實當行錄故碑亦有水德告終蒼精肇運之語唐瑾從

破沙苑戰河橋有功封姑臧子進爵臨淄伯論平江陵功進爵爲公周書北史竝同金石文字記謂史不言臨淄爲闕文誤矣瑾初賜姓宇文氏後以于瑾學行兼修願與同姓乃更賜姓万紐于氏史但稱唐瑾者周書於賜姓皆不書惟於傳中見之若王傑劉雄韋孝寬鄭孝穆賜姓宇文氏蔡祐賜姓大利稽氏寇儁賜姓若口引氏侯植賜姓侯莫侯氏楊纂賜姓莫胡盧氏皆止書本姓是也北史於唐瑾王傑等仍周書之例而於獨孤楷周本姓楊義臣尉遲本姓等乃更著其

賜姓斯爲例不純矣

隋

修龍藏寺碑

碑爲開皇六年立文云奉勅勸奬州内壹萬人等共廣福田一佛寺耳至勅刺史勸募州内修之而是年二月山南荆浙七州水七月河南諸州水八月關内七州旱災祲迭興是之不恤顧汲汲焉琳宮梵宇之是營其朝政蓋可知矣是不待阿麼之凶悖始知其國祚之不永也碑陰題名有恆州前士曹從事省事

李亮眞定縣主簿省事趙琛案周書賀拔岳傳尉遲菩薩騎踞令省事傳語岳岳怒曰我與菩薩言卿是何人與我對語省事恃隔水答應不遜岳射之應弦而倒隋本紀開皇三年詔曰濟陰太守杜猷身陷賊徒郡省事范臺玫傾產營護通鑑一百六十一貞陽侯淵明乃遣省事夏侯僧辯奉啟於上又隋書百官志上上州上上郡其屬官皆有省事名益州郡之吏職據此碑眞定縣省事則可知縣亦有之潛揅堂跋乃謂百官志州縣吏無省事之名不知何職不已疏乎至

胡身之通鑑一百五十四注謂省事猶今之通事兩敵相向使之往來通傳語言望文爲訓益失之遠矣案通鑑一百九十八貞觀十九年遼東城長史爲部下所殺其省事奉妻子奔白巖是知唐初尚有此職

張景略墓誌

敘祖父官伐甚具而不著其名漢碑時有此式魯峻衡方等碑皆是云祖驃騎大將軍第一領民酋長領民酋長元魏時所置有第一第二第三三等又有不領民酋長及領民庶長不領民庶長俱有三等高齊時亦有之其子弟可承襲北齊斛律金傳以平襲父爵第一領民酋長比列平

傳世爲酋帥襲弟一領民酋長皆是其證周隋以來
遂無此職隋書百官志載之亦謂魏齊之制如此萃
編引隋志而謂隋制因北魏之舊殊攷之未審

曹子建碑

碑稱齊皇建二年蒙孝昭皇帝敬立二王崇奉三恪
其事見齊本紀史不著備三恪者爲何人據此知曹
魏則東阿王之十一世孫永洛足補史之不及其元
氏及司馬氏史旣無文可徵不可知矣授堂金石跋
云曹魏系出自虞故以曹氏備三恪之一當時先復

古制史文不悉載賴此以知其概是謂三恪爲虞夏商之裔如周之三恪也案齊書魏收傳時詔議二王三恪收執王肅杜預義以元司馬氏爲二王通曹備三恪諸禮學之官皆執鄭氏五代之議孝昭后姓元議恪不欲廣及故議從收其非即周制顯然可見且曹爲舜後乃高堂隆悠謬之說操之父嵩爲中常侍曹騰之養子魏志云莫能審其生出本末亦何從知其出自有虞乎碑詞皆四字韻語下分注其一 其二等字唐人墓誌之銘多用此式

翟賓誌

涼王無諱沮渠蒙遜之子北史真君二年太武遣使拜無諱爲征西大將軍涼州牧酒泉王尋復規叛遣南陽王奚眷討酒泉克之無諱謀度流沙鄯善拒之三年鄯善亂無諱遂度流沙士卒渴死者大半碑云無諱擁戶北遷士女波流生民塗炭正指其事云永安二年從隴西王爾朱天光入關天光封隴西王本傳不載見節閔帝本紀其破万俟醜奴蕭寶夤於關中紀在永安三年荅入關則在二年也云保定四年

授司士上士四年遷下大夫天和二年授驃騎將軍行光祿大夫案周太祖令盧辯做周禮定官制於魏恭帝三年頒行之其大夫士皆分三等內命王朝之臣上大夫六命上士三命中下以次遞降外命謂諸侯及其臣之大夫降於內命三等上降於內命一等又視其公侯伯子男之爵以次遞降賓爲內命爲外命俱不可知其驃騎車騎等將軍左右光祿大夫正八命戶三萬官亦顯矣司士未詳何職史無文以明之論語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漢石經及皇侃義疏孝乎作孝于銘

云孝子惟孝則知隋時本尚不誤

賀若誼碑

文剝泐不可讀就可識者質之史傳悉合蛾術編云

惟傳於除司射大夫上有周閔帝受禪句封霸城縣

開國公傳作子又云尋加開府則小異案碑除司射

大夫上有周元□三字元下當是年字是正閔帝受

禪之時封霸城縣開國子碑與史同並不作公碑加

開府上有三□二字當是三年史云尋加亦便文云

爾然則與碑正相應無所謂小異也周書北史誼祔

見賀若敦傳不及隋書之詳誼爲敦之弟弼爲敦之子見於三史甚明萃編乃謂敦弼皆誼之兄而弼亦敦之弟亦何謬誤至此耶

安喜公李君碑

碑極殘缺存字無幾敘其歷官有云天官府都上士及司武大夫蓋皆宇文氏時之官周書盧辯傳載其建六官置有天官府都上士當卽天官府之屬柳裘李諤皆嘗爲之隋書俱見亦六府俱有此職北史陸彥拜地官府都上士隋書令狐熙轉夏官府都上士是也

又北史辯傳建德四年改置宿衛官員其司武司衛之類皆後所增改可證司武大夫爲禁衞之職但係武帝以來改置非辯所定之舊耳

岐山舍利塔下銘

文與諸州舍利塔銘同惟皇帝太祖皆不空格王𢕟甫碑版廣例云琅邪刻石於皇帝始皇帝及成功盛德字皆空格其後丞相斯等奏議則跳行别起今泰山嶧山刻皆無跳行空格可見秦法雖嚴當時跳行空格亦無定例案今嶧山碑乃宋鄭文寶得徐鉉模

本重刻其二世詔文另爲一時之事斷無與始皇刻石連書之理鄭本併而爲一都元敬趙子函已論其非是其本多更舊式其不跳行不空格原石必不如此泰山刻已燬近世據舊拓重刊之本僅臣斯至昧死請二十九字其文本無可空格跳行者詔書字不空格瑯邪刻石亦然至玉女池所得殘石二片僅存十字更無可爲不空格跳行之證不知王氏何據而云然漢人質實碑刻率任意爲之初無定式甚至御名廟諱亦不知避顧於皇帝高祖字皆必空格跳行以示尊異於楊

孟文華嶽廟諸碑可見廣例言馮緄碑孝桓帝不空格跳行然碑已久亡但隸釋所撫之文恐未足據魏晉以來尤致謹於此惟六朝諸造象記時或不拘然多出於愚民婦女不足怪也此銘隋文所頒勑諸州守土者同時入石乃獨不空格異於同州青州諸銘此殆王氏所謂無定例者歟

唐高祖爲子祈疾疏

新舊唐書高祖紀大業初爲滎陽樓煩二郡太守此疏題大業二年而云鄭州刺史與史不合案大業三年改天下諸州爲郡見隋本紀鄭州始改爲滎陽見太平寰宇記

此時有鄭州無滎陽有刺史無太守開皇中廢天下諸郡不置太守至煬帝罷州爲郡始復之史偶與爲樓煩郡合併敘之遂疊此二誤萃編謂史記其在後之稱若然其失實不已甚乎又隋觀德王雄傳授太子太傅元德太子薨檢校鄭州刺史攷元德太子薨於大業二年七月蓋高祖當卽以其時去職而雄來代之此益足證鄭州之不爲滎陽矣碑經重刻書劣甚

陳叔毅修孔子廟碑

叔毅爲陳高宗子陳書僅見其名於四十二男陳本

紀高祖爲吳興長城人碑云潁川許昌人著其祖貫也隋宣華夫人亦高宗女於叔毅爲女兄弟碑云堯之禪舜實釐女於有虞正言其爲椒房之戚又云承嘉分國代歷五朝郭璞有言年終三百案隋薛道衡傳郭璞云江表偏王三百年還與中國合碑蓋使此事庾信哀江南賦序亦有江表王氣終於三百年之語隋本紀大業四年冬十月詔立孔子後爲紹聖侯有司求其苗裔錄以申上據碑知當時封紹聖者爲孔子三十二世孫嗣悊唐孔子廟堂碑武德九年詔

立隋故紹聖侯孔嗣悊子德倫爲褒聖侯與此碑合
而新唐書禮樂志載武德詔文以嗣悊爲嗣衍是則
史之譌誤

姚辯墓誌銘

萃編云煬帝紀於大業七年特書三月丁亥右光祿
大夫左屯衞大將軍姚辯卒前此竟無一語及之何
也案隋紀仁壽三年二月戊子以大將軍蔡陽郡公
姚辯爲左武候大將軍又大業三年三月壬子以大
將軍姚辯爲左屯衞將軍則紀固屢見之特王氏未

檢及耳惟碑以拜武候大將軍進蔡陽郡公爲大業二年以授左屯衛大將軍爲四年與史殊不合疑碑多摧剝重刻者妄爲足成文句遂致此謬

元智墓誌銘

誌云君字智㝈以一字爲字而其諱則闕而不書不知何故述其世系自常山王遵以下俱見於北史史獨不及智其名殆不可考矣敘先世官位與史大致相同其小異者六世祖遵史無撫軍大將軍及冀青兗豫徐州諸軍事之文又但云遷州牧不云冀州曾

祖忠史云孝文時累遷右僕射賜爵城陽公加侍中鎮西將軍卒謚曰宣誌所云散騎常侍相太二州刺史俱無之其賜爵城陽亦不作王祖昺史作壽興史言其自作墓誌云洛陽男子姓元名景魏書同蓋壽興爲昺之字昺即昞字北史避唐諱改昞爲景魏書此卷闕後人取北史補之故亦作景觀魏書崔亮傳云徐州刺史元昞撫御失和益知誌爲可據昺後追贈豫州刺史謚曰莊誌不之及父最史於此有脫文其歷官不可詳封樂平愼王史作洛平當以誌爲正

愼乃其謚而史已缺落不可見

元智妻姬氏墓誌銘

夫婦合葬各立一誌北魏司馬景和及其妻已如此唐時亦多有之然或其卒之時有先後隨時立誌亦不妨兩出今此誌與太僕元智誌俱在大業十一年乃必分之爲二一是不獨言金石例者所不與亦實可以不必矣誌云大業乙亥八月辛酉朔二十四日甲申合葬於大興縣元智誌於朔下空一字四日下空二字俱賴此誌證明之大興爲京兆首邑後周曰萬

年隋文於周時封大興郡公故開皇三年改此名

今人之爲學帖括而已進此則稍稍涉獵古人之詩文集橅仿塗澤苟以取悅時俗便侈然自命爲文人傲睨一世試叩以當世劇務與夫措施之方因應之宜成否得失之故輒瞠目不能發一語或與抗談在管卽尋常習誦書史亦記一而遺八九蓋比比然矣長沙鄭幼惺先生生於方雅之族績學不勌往歲從左文襄公出隴上度大漠晝則急裝駛馬馳驟於沙磧冰雪中夜則爇帳焚膏磨盾草檄軍書旁午往往至宵分不得息如是者近十年旣而島夷法蘭西窺伺海上衡陽彭大司馬

視師嶺表禮致先生贊襄軍政論列戰和機宜彼已情狀洞若觀火剴切詳盡悉中窾要每一疏出海內傳鈔爭以先覩爲快乃不知皆先生筆也今先生薄游榕城與培仁同居旅邸時接談論相得甚讙出所著此編相質受而卒讀元元本本殫見洽聞始知先生之學其施諸今而有用者皆由其求諸古而有得也爰請付之手民庶使當今人士知爲學之道貫乎博古以通今而不容安於淺陋焉或亦轉移風會之一助哉

光緒十三年夏六月小弟江甯張培仁跋